

## 把四季簪在发间

■林庆姐

那天在街上,我和爱人边走边聊,忽然,前面一群头上簪着花、身上衣袂飘飘的少女宛如仙女下凡般飘然而至,边走边嬉笑,引得丈夫眼光一阵迷离。我不由一笑,向他开口:“出一谜语‘青丝围作春一束,无须春来花也开’,你猜猜是什么?”看着丈夫愕然模样,我指了指走在前面的那几位妙龄少女,说:“谜底就在你的眼前。”

他突有灵犀:“喔,簪花。”

我又来了一句:“头顶一座花园,身上粘着海咸,问她从何而来,泉州蟳埔海边。”丈夫打趣说:“今天咋了,出口不凡。”我连忙回道:“岂敢岂敢!”

说起簪花,小时候奶奶对镜贴花黄的那一幕,便像老胶片电影一样闪现在脑海。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东巷口,奶奶便起床,洗漱完毕后对着梳妆台,她先把桂花膏涂在掌心,然后双手用力搓揉几下,让发膏充分润泽后均匀地抹在发丝上,再把发丝盘成一个髻,然后用一个黑色细网罩罩住发髻,而后用几根银钗或骨笄插进发髻,最后在发髻周围插上几朵鲜花。发丝在发膏的滋润下油光光亮,散发着淡淡香气,这时鲜花斜斜地插进发髻,中不能太正,也不能太偏。鲜花因时令

不同,可以轮着换,有栀子花、茉莉花和玉兰花。没有鲜花时,奶奶便会准备几朵绢花或绒花代替。

奶奶自己簪花后,也会给陆续起床尚不会自己梳头簪花的小孙女们一一簪一个。我是大孙女,奶奶总是第一个给我簪花,总是挑最漂亮的那朵鲜花给我插,即便我不是第一个,奶奶也会把最漂亮的那朵给我留着。

我总是好奇地问奶奶:“为什么要簪花?”

“因为好看呗。”奶奶回答得很干脆。

奶奶给我簪花时,用那因长期劳作而显得粗糙的手为我盘头发。她说要把头发留长簪花才好看。先将长发梳理顺滑,盘成稳固的发髻或发辫,再插主花,主花要“斜袅花枝”,不要过正过高,接下来小花点缀,有高低才好看,最后收尾,看看花簪得是否稳固,是否需要调整,确保妆容。

当然,那时的条件有限,不像现在要插上满满的一头,形成一围,叫“簪花围”,又像一座“头顶上的花园”。的确好看,每当我出门,总能引来邻家女孩羡慕的眼神,因为她们虽也簪花,但技艺总是不如奶奶簪得好。

现在我因为工作的需要,每天要早出晚归,没有时间打理自己的头发,

更没时间为自己簪上一头美丽的鲜花,甚至一度把一头心爱的长发剪短,以便更有时间应付自己的工作。

岁月像门前流淌的溪水奔腾不息,我在成长中逐渐明白,簪花好看只是一层浅见,它是一种只有我们当地女人才能懂的语言。此时无声胜有声,看着你头上的簪花,就能读懂那种专属——牡丹象征富贵吉祥、桃花象征长寿安康、茉莉象征清幽雅致。

老家的簪花由原本的好看逐渐演变成一种艺术,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。因为它有很深的历史渊源,据说古代簪花是宫廷仕女的专宠,但美丽是藏不住的,就像出墙的红杏,总是会露出来,逐渐渗透民间。经过千百年岁月的洗礼与陶冶,簪花的技艺不断推陈出新。以前只在头上下功夫,现在还有专属的服饰,整体搭配宛若天上仙女误入凡间。

簪花,不再是蟳埔女的专属,它已经从农村走向城市,从中国走向世界。甚至我亲眼看见也有男生簪花,他们走在街上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,引起不少市民驻足观看。

簪花不仅体现在好看上,更体现在人心境上,既有女子独有典雅端庄,也有男生别样的文化意涵。

## 龙眼花

■王剑锋

昨夜的雨下得很急,唰唰唰,像千万道细瀑从天庭泼下,山川来不及躲闪,被浇了个透,反而洗得更青更翠。早上推开门一看,山川像淘洗过一般,清新、明亮。空气中氤氲着浓烈的龙眼花香。龙眼花开得正艳,龙眼树舒展着宽阔肥厚的叶片贪婪地吮吸着甘霖。黄褐色的枝头上一簇花拥在另一簇的上面,层层叠叠漂亮极了。

春夏之交,烈日与骤雨交替上班非常有利于龙眼花的结籽。一场透雨过后,龙眼树遒劲的树根能从土壤深处吸收水分和养料,输送给粗粝的树干,再由树干输送给树冠上的花蕾。这时候很需要阳光来帮忙,充足的阳光有利于龙眼花传播花粉。因为龙眼花是虫媒花,晴天蜜蜂会来帮忙。你听,从浓荫下传来熟悉的嗡嗡声,循着那股清甜又带点涩的香气望去,目光便会被满树金黄细碎的花朵吸引。

闽南气候温暖湿润,房前屋后到处都是龙眼树。当年实行分田到户的时候,很多村民也把龙眼树种植在责任田里,因为那时的龙眼可以说是“水果之王”,一斤生果一二十元,如果加工成桂圆干价格会更高,所以,龙眼树被称为“发财树”“摇钱树”。那年头谁家要是有一棵龙眼树就像家里有矿一样,年年有数千上万元的收入。

童年的记忆总是甜蜜而悠长。每到夏夜,高大浓密的龙眼树下是乘凉的好去处,奶奶一边摇着蒲扇一边给我们讲故事,什么牛郎织女、嫦娥奔月呀,百听不厌。奶奶还告诉我们龙眼是贵重的滋补品,就像东北的人参一样,很受人们的青睐。

小的时候村里来了个养蜂人,他在龙眼树下安营扎寨,长住这里。记忆中他戴着纱网帽,小心翼翼地割蜜。那也是我第一次尝到新鲜龙眼蜜,那股甜里带着花香的纯澈味道至今难忘。

我喜欢龙眼花微小不张扬,如同记忆中的人,平凡普通,给予的却是生命里最踏实的温暖。它不引人注目,却有自己独特的甜味,能招引大量的蜜蜂来采蜜,留下甜蜜和种子。龙眼花蜜是最香甜营养价值也最高的。龙眼花越繁,秋来果实越沉。

匆匆走过,直到学了《荷塘月色》,才忽然慢下脚步。那天傍晚,夕阳把荷叶染成橘色,水珠在叶面上滚,真的像“粒粒的明珠”;有蜻蜓停在花苞上,我想起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,又想起朱自清写的“羞涩地打着朵儿”,原来古人与今人,看的是同一片荷塘,写的是同一种心动。我蹲在岸边看了好久,回家后在日记里写:“今天我遇见了课本里的荷塘,它没在月色里,却在夕阳下,比课文里的,多了一丝烟火气。”后来这篇日记被语文老师看到,她在末尾画了一朵小荷,写着“文学不是远方,是你愿意为一片荷叶停下脚步。”

成长的困惑,也在课本里找到答案。有段时间,我总写不好作文,对着《赤壁赋》发呆,模仿着“清风徐来,水波不兴”写秋景,却觉得干巴巴的,连自己都读不下去。李老师看出了我的低落,她把我叫到走廊,手里拿着她的旧课本,扉页上写着“当年的我,第一次模仿《赤壁赋》,写砸了。”她笑着说:“苏子写赤壁,是因为他真的在江上吹过风;你写秋景,要写你真的见过的——比如香樟叶上的光,荷塘边的蜻蜓……”

那天晚上,我重新写作文,不再模仿“白露横江”,而是写了归途中遇见的荷塘,写夕阳下的荷叶,写风里的桂花香。写完后,心里堵得慌的感觉忽然散了——原来文学不是复制别人的句子,是把自己的生活,写成独一无二的诗。

语文从不是课本里的铅字,是吹过香樟树的风,是荷塘里的水珠,是我们眼里的光,笔下的字。愿我们永远记得,那些在语文课堂上心动的瞬间,那些写在纸页上的生活,都是青春里最珍贵的宝藏——因为每一个用心感受、认真书写的日子,都值得被看见,被珍藏。



(视觉中国)

■洪文净

语文课本摊在桌上,油墨香混着窗外的桂花香飘进来——这是我的高一,是《沁园春·长沙》里的红枫,是《荷塘月色》中的荷叶,是文字与生活撞在一起,落满纸页的青春。

语文课堂的灵感,总在课本与现实间跳荡。那天讲《沁园春·长沙》,老师让我们闭眼想“橘子洲头,看万山红遍”的模样。我没见过橘子洲,却想起校园里那几棵树,秋阳洒在树冠上,叶子一半金一半绿,风一吹,碎光落在课本的“层林尽染”上。我突然举起手:“老师,树的秋,也是‘万类霜天竞自由’吧?它们的叶子不落,却把阳光剪成了诗。”全班笑了,老师却点头:“这是你眼里

的秋,比课文更贴心头。”我赶紧把这句话记在课本空白处,笔尖划过“怅寥廓,问苍茫大地”,忽然觉得,原来课文不是死的字,是等着我们用生活去填的词。

课间的笑声,总绕着课本里的句子打转。铃一响,前桌就凑过来,指着《荷塘月色》里“叶子出水很高,像亭亭的舞女的裙”,憋笑问:“你说这荷叶,像不像隔壁班女生扎的花苞头?”我还没答,后排男生就抢着接:“对不对,该像食堂的包菜,圆滚滚还带褶!”吵得正欢时,同桌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,上面画着一片歪歪扭扭的荷叶,旁边写:“其实更像你课间趴着睡觉的胳膊,软乎乎的。”我笑得直拍桌子。

归途中的发现,是课文走进了生活。放学要经过小区的荷塘,之前总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